無言以對

6B 梁穎怡

每天晚上，奶奶準時六時十五分，便到我家與我們一起吃飯。茶餘飯後，奶奶臉上呈現彎彎的嘴角與微微上揚的魚尾紋，毫不忌諱地張口大笑，並用那不清不楚的北方口音大笑道：「吃了這道菜很久了，一直以為是香芹，誰知是香蔥呢！」一家人，聽到了這番話，有人哭笑不得，有人笑得人仰馬翻，我還以為奶奶的歡樂，像她的皺紋一樣，來了便不會走。

今天，爸爸從爺爺家帶來了爺爺親手種的芥菜，我興奮地跟奶奶說：「奶奶！今天爸從爺爺家拿了你最愛吃的芥菜來……」句子只說到一半，我便知大事不妙，那是我才想起，奶奶的逆鱗就是爺爺。接着奶奶一言不發，臉霎時變得像鐵青色似的。看到奶奶只吃了不足半碗飯便停下，我便清楚，我闖禍了。

「奶奶，你不要生氣了，是我不對，對不起！」

「哼！又不是你的錯，那死光頭現在那麼空閒種菜，當年怎不見他給我的孩子帶過什麼菜？那死老頭現在還未死，肯定是因為那女人幫他做啥做那的，不用愁自然活得安康吧？我才不稀罕那棵芥菜呢！」奶奶的皺紋比平日更深，眉頭深鎖，發腫的手指關節在盛怒下緊握成拳頭。

「不要那麼生氣，我們不吃，不吃就好！」

「不！要吃，吃窮他，那虧老頭不能過好活，對我和我的孩子們這樣，對你們也不會好。活該他整天沒能和孫兒吃飯，我真的希望他快點死。眼不見心不煩！」

此時我心裏明白奶奶對當年離婚之事仍然很生氣，但爺爺一直對我很好的，我喜歡喝無糖菊花茶，他會給我煮；我氣管不好時他冒險養蜂，為的只是那一小罐蜜糖。爺爺其實身體不好，還有血壓高和糖尿病這些長期病患，我都清楚。再者，爺爺雖然不再愛奶奶，而愛上另一個女人，但他並不像是貪新厭舊，因為那位

阿姨也不美，也不纖瘦，亦不年輕，並不吸引。他和那位阿姨一起已四十多年了，我倒認為那是真愛。愛錯人，誰也不想，誰也有自由戀愛的權利——我真的很想跟奶奶這樣說。

剎那間，奶奶淌下一滴淚，讓我頓然沉默了。

一向笑口常開的奶奶竟然哭了！我好像有些明白，她不是那麼的生氣，她實則是非常傷心。即使時間可以沖淡她對爺爺的感情，但那段刻骨銘心的痛苦回憶，在她心上烙下了無法磨滅的印記。奶奶的笑容背後，深藏着那段淪陷時期，咬着樹皮吞下去的堅忍，以及同時帶大五個孩子及一個殘疾弟弟的辛酸。

我不可能明白她的怒，因為我未曾嘗過她的痛。我沒資格，亦不應該評論。我能做的只有沉默，凝視着那難以釋懷的婦人，她堅守着僅餘的自尊，面對無法控制而湧上心頭的回憶。

我不應該說什麼，我只應該沉默。若我不沉默，以那完好無缺的高姿態去指責她，那是不人道；若我不沉默，附和她，那是虛偽地玩弄她僅有的自尊；若我不沉默，我無法給予她那一點點的抒發機會，那是不孝。

我沉默，因為我對啜泣着的奶奶不知所措；我沉默，因為感到羞愧，我竟然想把現代愛情觀強行加諸在背負着舊時代傷痕的奶奶身上；我沉默，是因為我那片面之詞與奶奶心中回憶的深度，實在不可同日而語，我認識到自己的不智。

我不得不沉默，因為我沒有把握能讓奶奶的傷口癒合，面對那時代劃下的疤，我們都無能為力。我不得不沉默，因為我不能想像奶奶隻身一人，一邊照顧哭喊的嬰兒，自己也一邊哭喊的身影，以及勤勞工作至手指關節變形腫大，獨個兒塗藥的悲苦。

我必須沉默，因為誰也沒有資格去評價誰是誰非。

奶奶的那種傷痛亦很沉默，深藏心中，不曾表露，亦不曾遺忘。